

评

论

集

新世纪长篇小说

文体研究

晏杰雄 / 著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3 年卷

晏杰雄

作家出版社

评
论
集

新世纪长篇小说 文体研究

晏杰雄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晏杰雄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12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3 年卷)

ISBN 978 - 7 - 5063 - 7099 - 8

I. ①新… II. ①晏… III. ①长篇小说 - 小说评论 - 中国 - 当代 - 文集 IV. ①I207.42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2498 号

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

作 者: 晏杰雄

责任编辑: 李亚梓

特约编辑: 朱晓岭

封面设计: 守义盛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260 千

印 张: 10.125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7099 - 8

定 价: 3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21

世纪文学之星
丛书
2013年卷



顾 问

王 蒙 王巨才 袁 鹰 谢永旺 张 锲

编审委员会

主 任 何建明 崔道怡

副主任 高洪波 张守仁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 梅 叶延滨 朱向前 何建明 吴义勤
吴秉杰 张守仁 张 陵 李敬泽 胡 平
高洪波 施战军 崔道怡 梁鸿鹰 阎晶明
雷 达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葛笑政

副主任 李小慧

委 员 李小慧 王 元 朱晓岭

作者简介：

晏杰雄，男，1976 年生于湖南新化，文学博士，美学博士后。现系中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参加第五届中国文联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研班、第二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2012 年，入选湖南省文艺人才扶持“三百”工程首批人选。

主要从事新世纪长篇小说评论与研究。近年来，在《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争鸣》《小说评论》《南方文坛》《当代文坛》等核心批评期刊发表文学评论四十余篇。长篇小说系列评论被《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等多次引用、转载和述评。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推崇批评的专业性，一直以为，以读小说为职业是一件幸福的事。

总 序

袁 鹰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一百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80 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

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出版渠道不顺，文化市场不善，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还获了奖，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焦虑不安。固然，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

于是，遂有这套“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设想和举措。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为青年作者服务，已有多时。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得以圆了这个梦。瞻望21世纪，漫漫长途，上下求索，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但它与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贫济困，也并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

更多的好作品，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六十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它也许还显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些作者，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

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1994 年初秋

序

文学史与文学现场相遇

雷 达

自觉的文体意识，源于对文体本质的深刻认识；而一定的文体又是一定历史生活积淀的产物，并非空穴来风，可随意为之。更深刻一些说，对文体本质的认识，来自于对社会和人的本质的认识。于是，怎样有深度地表现作者处身其间的时代精神，怎样深刻、全面、复杂地表现人的本质和人性的丰富，就成为文体的决定性因素。我一向认为，文体其实是一种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方式，它与世界一方面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一方面却要努力超越现实的表层时空意义，另构一个“现实”。我常常想，为什么 20 世纪以前中国的长篇小说走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路径，章回体究竟包含了中国人怎样的空间观念、时间观念与节奏感？我们不能单纯地将中国

现代长篇小说的转型归于西方文学的引入，根因是世界变了，中国长篇小说与世界的关系也得变，其文体也得变。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比如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依然闪现着古典的影子，因为那时我们的生活与我们对生活的理解都滞后于整个世界的进程。而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的界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移动，它不再只是以宏大叙事、史诗性、巨型画卷之类原先的意义来界定了，它的内涵和形式界面均发生了极大变化，呈多样化，且与市场趣味不无关系。我们的问题在于，只知一味鼓励长篇小说数量的猛进，满足于挖掘作品的社会学意义，把它看成一种辉煌，却很少意识到，长篇小说数量与质量的严重不平衡，正是在文体上出了问题，而文体的研究恰是一个关键。可惜，好的文体研究太少了。

正在这个时候，我读到晏杰雄的《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感到欣喜。这部评论专著的出现适逢其时，切合了当前文学研究的迫切需要。就我的目光所及，这应是国内目前为数不多的对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进行系统性、整体性、专题性、学理性研究的专著。作者在掌握了大量学术资料和第一手阅读的基础上，对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钻研和阐发，归纳出文体发展的历史脉络、总体趋势、美学规律、微观表现及有待解决的问题。这部专著的题目看似简单，实际上包含的东西还比较多，涉及到当前文学发展的一些重要概念或问题。长篇小说作为一种重型文体，被喻为民族精神生活的史诗和长河，最有能力体现一个时代的精神能量和心灵变迁史，代表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学艺术所能达到的高度，于是被称为时代第一文体。我们研究长篇小说，等于直接进入时代文学的中心，选题意义毋庸多言。从书稿可以看出，作者的研究工作比较扎实，观点有新意，逻辑性强，宏观与微观互证，理论与文本结合，较好地体现了专业精神。本书以“长篇小说文体向内转”这一

总特征为红线串联所有细部。首先界定文体的本质是“人造物”，由此出发确立叙述、结构和话语为长篇小说文体的三大基本范畴，并分析了长篇小说为何成为时代第一文体的原因；然后考察近三十年长篇小说文体的演进，从文体的自身运行规律这个角度，揭示了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的转变及其新的美学观念，阐述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内在化、本土化、混沌化的基本特征；最后，结合长篇小说主要文本，分析文体新变在叙述、结构、话语三个方面的微观表现及其未来走向。

作者的写作是有较大难度的：一是阅读的困难。据统计，现在每年约有几千部长篇小说出版，新世纪文学已经进行十多年了，累积就有五六万部问世，谁也不可能全部读完，这就存在一个选择及选择标准问题。如何选出新世纪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是个很棘手的事情，处理不好会使研究处于无根状态。二是概括的困难。与新时期文学潮流鲜明相比，新世纪文学似乎无主潮可言，长篇小说创作题材五花八门，艺术手法不断翻新，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要从如此纷乱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概括出几个清晰的文体特征，难度大。三是资源的困难。当代文学属于一门年轻的学科，学术积淀不厚，理论资源相对匮乏，而作为“当代的当代”，新世纪文学的可利用资源就更少了。在全力阅读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同时，还得为它寻找阐释和整合的资源。除了要面对研究对象的庞大和变动，具体到“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这个选题还要面对理论的困境，如巴赫金所说，长篇小说是唯一处于形成中的未完成的文体，没有自身的文体规定性。而文体自身的概念在学术史上也是尚未确定的，也就是说，文体是什么？长篇小说是什么？长篇小说文体是什么？至今也没有一个公认的学术定论，需要自己去进行理论梳理和尝试理论建构。

应该说，作者的直觉能力帮助他克服了研究中的不少难题，

我感到他有一个很奏效的研究方法——反复直觉法，就是先细读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品，从中体悟到根本性的文学发展规律，再用这些规律去验证新的作品，如此反复直觉感悟，文学的真理就自然显明了。当然，这种直觉能力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基于以往作者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文学经验。因此，他的文学论断是从大量文本细读中自然提升出来的，与当下作家的创作声息相通，接通了长篇小说文体发生的精神源头。正因为靠自己体悟，他的文学观点都具有原创性和独特性，同时又大抵符合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在这部专著中，他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新世纪长篇小说的观点，大到核心观点的确立，小到文本细节分析，基本上是别人没有说过的，其中一些观点是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关键问题的含有突破性的成果。直觉是原创性的渊藪，原创性是本书的一个亮点，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者把“文体的本质是人造物”确立为本书的理论出发点，体现了他的理论直觉。通过梳理具代表性的十几种定义和考察“文体”的词源，作者为文体作了一个新界定：“文体是文学作品中作为人造物的一部分，它规定作品的艺术特质，与作家的认知方式和现实世界存在一种对应关系。”并进一步说明：“文体与内容之间并不存在一种附庸关系或隔离关系，不是内容决定文体，也不是文体产生内容，而是文体和作家的哲学观点以及现实世界存在一种隐性的、间接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文体是直接的人为性、间接的社会性。这个界定反映了作者的理论勇气，文学概念术语的定义本属文艺理论家的任务，作为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这样去爬梳和敢于下定义，已经属于学界常说的跨学科行为了。但又不得不为之，因为不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没法开展研究，实际需要逼迫他去发出自己的理论创见。在我看来，作者这个界定基本上是科学的，吸取了“内容决定形式”和“文体独立”两种文体观的合理成分，摒弃

了它们的片面性。过去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建立在反映论上的，形式是对社会历史意识的被动反映，被视为“容器”。这是违反艺术规律的。现在是作家认识世界的方式决定文体，每个作家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一样，他所创造的文体就不一样。归根究底，文体是作家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和表现世界的方式。从文体的新界定出发，作者认为长篇小说文体的基本因素应最能体现文体作为人造物的性质，从而离析出叙述、结构和话语三个基本范畴，明确了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的对象。这种文体的人为性和社会性观点，还渗透在以后文学现象考察和文本分析的血肉之中，成为全书写作过程中一个内在的思想背景。如作者把文体成分从长篇小说的所有成分中分离出来，把属于内容和文化背景之类的因素推到后台去；摒弃了对小说语言的纯语言学分析，认识到小说语言是活的语言和社会性语言，转而采用与生活世界血肉相联的“话语”概念。这些写作思路，确保了长篇小说文体研究的纯粹性和文学性。

其次，作者提出“长篇小说文体向内转”的核心观点，体现了文学史意识和对文学发展动向的直觉。究竟怎样，当还须检验。在这里，作者借用了80年代文艺理论家鲁枢元先生提出的一个文学概念——向内转。但此“向内转”非彼“向内转”，鲁先生的“向内转”是指80年代文学创作出现一种由反映外部现实到表现内心世界的趋向，而本书的“向内转”特指长篇小说文体在新世纪的一种演变趋势。作者把新世纪长篇小说置于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整体发展进程之中，透视长篇小说文体在三个十年的不同形态，如80年代是萌发期，90年代是扬厉期，新世纪是沉淀期，从而在文体演进的历史脉络中揭示出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美学转向。其中，他对新世纪文体转向的描述带有明显的感性化色彩：“进入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文体革命由绚烂归于平淡，不再刻意追求外观的华彩炫目，前行的姿势显

得从容和大度，注意尽可能妥帖地和内容结合。长篇小说文体开始‘向内转’，越来越成为内在化的东西，文体的美表现为‘有意味的形式’和不事张扬的自然美。”据我对长篇小说的观察，其中一部分，确如作者所言，有文体“向内转”的特征。我感到90年代后期或者新世纪以后，怎么写的问题在一部分比较优秀的作家那里融入到写什么的问题里面了，写得不是那么外在，包括刻意要搞一种什么形式更新，或者搞一个时空倒错、叙事人称的颠倒，搞得让你看不明白。新世纪以来，一部分长篇小说文体确实经历了一个内化过程，内化过程就是变成一体化，写什么和怎么写不要分开。我发现80年代后期只有谈怎么写才是最先锋的、新潮的，就是说你谈怎么叙述才是讲文学性的，而谈写什么就立即会被视为落伍。而现在作家对文体问题体会已很深了，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文体在悄悄地前进。

再次，作者采取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的办法，致力于发现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体现了较好的艺术直觉。从整部专著看，作者虽然选的是一个题目，但论述其实是细致的，注重寻找文体发展的社会历史动因，梳理文学自身发展路线。在确立了“向内转”的中心观点之后，作者便开始施展身手展开纵深论述，所有分论点和文本分析都围绕着这个中心观点在运行，如一道强光打开了广阔深邃的暗夜，作者慢慢地把光亮扩展到长篇小说文体内部空间的每个角落，在一些细部的论述论证当中，不时闪现着灵性的火花和创见。如作者认为：“最近三十年在整体上属于一个时代，即一个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时代，因此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是八九十年代的延续，并没有发生五四时期或建国初期那样的革命性断裂，它的发展规律主要体现为在一个大时代之下自身的生长性，体现为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在线性时间里的自我变形。”这就是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既考察外部时代条件，又顾及内部文学发展规律，在

两者的互证和契合中推断出合理的结论。在学术界普遍认为80、90年代文学之间存在断裂的情况下，作者把近三十年看作一个时代，把近三十年文学看作一个未曾断裂的线性发展，是颇具原创性的观点。

作为一个新时期三十年文学的亲历者，我认为作者的观点是值得注意的。从新时期开始，中国文学尽管经历了各种文学思潮的风起云涌，尤其是80年代涌现了寻根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多种文学潮流，变幻多样，但总的来说是一个大时代之下的小波动，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有着性质上的区别，近三十年文学基本上保留了内在的连续性。又如作者关于长篇小说和市场经济的同源性，以及长篇小说与新时代的血缘关系的论述，也是发人之所未发。关于这一点，他有如下一段话：“我们的现时代使长篇小说仿佛回到了温床和子宫，回到了瓦特所说的小说兴起的时代，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复调小说的时代，获得了自我发展的深层社会动因，从而迸发出强旺的生命力。所有这些有利条件，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世纪长篇小说是有前途的。在未来的一二十年，在我国也许会出现一个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在这里，他揭示了长篇小说和市场经济内在的血缘关系，认为长篇小说实际上是专为市场而生的一种文体，是和新时代同时发生的一种文体，具有和新时代一样的青春活力与勃勃生机，所以，在他看来，不久的将来我国也许会出现一个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这是对长篇小说未来走向的一个大胆的预言。我们看到，仅仅一两年时间之内，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国长篇小说对外输出加大，2013年涌现长篇小说全面兴盛的景象，如果再过一二十年，我们可以推知这一领域将出现多少不可思议的文学景观，作者提出的“黄金时代”论似也在情理之中。

晏杰雄曾说：“作为文学风向标和时代第一文体，长篇小说